

威廉·馮·洪堡特的漢語研究及其影響

Wilhelm von Humboldt's Chinese Research and Its Influence

王玉玲 (Wang Yuling) *

漢語研究是漢學研究的基礎。漢學 (Sinology)，是指對中國的語言、文字、歷史、社會、哲學、文學、宗教、藝術、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國學術的總稱，是一門跨文化研究中國的學科。關於「漢學」和「中國學」的爭論自始至終存在，但實際上作為一門研究中國的學科，其科學內涵和研究領域隨時間歷史變遷也正在不斷發展變化，這裡習慣沿用「漢學」這一稱謂。¹ 漢學家們在關於漢語實用性的問題上持一致態度，認為漢學「其共同點，僅語言與文字而已。」² 對漢語的掌握是進行所有漢學研究的先決條件，中國漢語原版文獻資料，是研究中國哲學、藝術、歷史等的基礎和前提。「所謂漢學，是以語言學的方法，藉中國典籍，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³ 要想做到對漢語的有效掌握和熟練利用，首先要對漢語進行研究。

一、德國漢學 19 世紀前的漢語研究發展概況

即便漢學家們都承認掌握和利用漢語是進行漢學研究的基礎，事實上直到今日，對漢語的研究仍是德國漢學各研究領域中最為薄弱的，對漢語缺乏嚴肅科

學的研究和應有的重視。17 世紀德國米勒安 (Andreas Mueller) 最初對漢語進行研究，引起了德國對漢語乃至中國的興趣，但「中文鑰匙」的想法頗甚天真。18 世紀巴耶爾 (Gottlieb Siegfried Bayer) 出版了漢語語法專著《漢語博覽》，是德國第一部漢語百科全書，然而巴耶爾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漢學家，缺乏系統嚴謹的科學研究方法和態度，著作也缺陷頗多。19 世紀德國漢學處於起步階段，漢語研究乃至漢學研究只是附屬於普通語言學或東方學的一個分支，東方語文學家碩特 (Wilhelm Schott) 和語言學家、漢學家甲柏連孜 (Hans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都對中國語言特別是古代漢語進行了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語言學家威廉·馮·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的漢語語法理論，是 19 世紀德國漢語研究的創造性成果，對德國漢學研究領域中的文學、哲學、歷史、藝術的發展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威廉·馮·洪堡特是 19 世紀普通語言學、理論語言學、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創立者，語言哲學的奠基者，其獨特的哲學語言思想和研究視野，以及思辨的語言分析方法，對當時乃至後世語言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洪堡特對漢語語法特性和漢字進行的深入系統的分

* 作者為南京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生。

1 「漢學」指外國學者用西方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古代中國的歷史、文學、語言、制度、民俗等的學問，尤指古代中國之學；二戰後，受時代潮流影響的部分學者，其研究視野和領域逐步擴展到當代中國，他們稱這種對當代中國社會現象和問題研究的學問為「中國學」。也有學者認為當今漢學研究包含了從古至今的中國社會現象，用「中國學」這一稱謂更為恰當。

2 蕭師毅，〈德國的漢學研究〉，《世界各國漢學研究論文集》（臺北：國防研究院，1963），頁 214。

3 同上註，頁 211。

析，體現了其獨特的漢語研究觀，肯定了漢語言文字在人類語言史上的地位，加強了西方語言研究領域對漢語的瞭解，尤其是在當時德國漢語的學術研究領域佔據了醒目的歷史地位。

二、威廉·馮·洪堡特的漢語研究

1822年洪堡特在柏林科學院宣讀的〈論語法形式的產生及其對觀念發展的影響〉以漢語為特例，認為漢語不具備高度發達的語言所具有的「真正意義的語法形式」，「那是一種幾乎不具備任何通常意義的語法的語言」，「語法關係僅僅由詞序或獨立的詞來表達」，「完全或幾乎沒有語法形式」，認為漢語語法不完善，「是含混不清且不連貫的」。⁴此文引起法國漢學家阿貝爾·雷慕沙（Abel Remusat）異議，雷慕沙認為漢語同樣具備「清楚、穩定而確實的規則」，⁵批評洪堡特尚未對漢語進行徹底研究，便對漢語精神和特性做出判斷。因此，洪堡特參考並學習了雷慕沙的漢語語法教科書《漢文啟蒙》以及《中庸》法文譯注本，對漢語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以此來充分瞭解漢語的特性。1826年洪堡特在柏林科學院宣讀其漢語研究成果〈論漢語的語法結構〉，深入分析了漢語和西方語言的利弊，其中提到，「漢語的語法結構是極為獨特的，從所有語言的語法差異來看，漢語可以說自成一類，而不是某一具體語言的亞種（Abart）」。⁶1826年8月號《亞洲雜誌》（*Journal asiatique*）刊發了〈論語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漢語的特性（致阿貝爾·雷慕沙先生的信）〉部分章節，題名為〈論漢語的語法特性，兼與其他語言比較〉，文中提到對漢語特性「已形成了一些比較明確的看法」：

在把詞聯結為句子時，漢語並不利用語法範疇，其語法並非建立在詞的分類的基礎之上，而是以另一種方式在思想中把語言要素的關係固定下

來。其他語言的語法有詞源和句法兩個部分，而漢語只有句法部分。⁷

洪堡特關於漢語語法的學術報告，集中體現了其漢語研究風格以及漢語觀。下面具體談一下洪堡特的漢語研究：

（一）漢語研究特色和風格

1. 厚重的知識底蘊

洪堡特具有多重的歷史身分，不僅是語言學家，還是德國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社會活動家、教育改革家、語文學家、哲學家，在政治學、文藝學、美學、哲學、人類學等方面都頗有建樹，這就決定了洪堡特的語言學研究具有寬廣的知識背景以及多重的方法基礎作為支持，其語言學理論知識底蘊厚重。《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姚小平譯，2001）中體現了人類學、人種志學、經濟學、生物學、生理學、解剖學、心理學、地理學、地質學等學科的知識，從而使其語言研究具備多角度和新視野的綜合分析特點。

2. 思辨的哲學眼光

洪堡特處於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形成時期，注重從整體論立場進行語言本體探究，對語言結構形式和人類精神發展之間的關係尤為關注。洪堡特認為人類語言是人類精神的顯示，具有統一性和差異性，不同的語言結構是不同人類精神的顯示，所有人類語言都朝著一個理想和統一的目標推進，通過對漢語這一具體語言的分析把握，可以發現所有語言中反映的人類精神，要將普通語言學與具體語言學的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基於對人類語言進行總體考察的興趣，洪堡特從語言哲學和人類學的角度出發，致力於探討語言的本質、類型以及活動機制，特別是語言結構與內在思想、與人類精神發展之間的關係。洪堡特把「人類語言的結構之所以會有種種差異，是因為各個民族的精神本性本身有所不同」這個論點，確立為其語言討論的基礎，認為此論點是「最

4 （德）威廉·馮·洪堡特著，姚小平編譯，《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頁60。

5 轉引徐志民，《歐美語言學簡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0），頁66。

6 同註4，頁105。

7 同註4，頁122。

高層次的」，並且是「終極的解釋原則」，⁸「語言的差異不是聲音和符號的差異，而是世界觀本身的差異。」⁹洪堡特強調語言的民族性——民族語言是一個民族獨特精神的體現，闡述了民族語言是民族精神內在本質的實現這一觀點。

洪堡特從哲學的高度對語言進行概括，把語言哲學與經驗語言研究結合起來分析漢語文言，特別是古文體，對漢語本質進行深入反思，從而發掘漢語「存在、運作、發展的深在原因」，¹⁰把理論層面的東西與實際語料分析相結合。這種對語言本質的哲學思考，使洪堡特不同於當時的比較語言學家以及哲學家，其漢語研究也呈現出一種特有的整體論研究立場。

3. 系統的研究方法

洪堡特將不同語言進行分析對比，提出「語言類型說」，把人類語言分為孤立語、屈折語、複綜語、粘著語四類，分別代表是漢語、梵語、印第安語和土耳其語，其中梵語作為屈折語的典型，與作為孤立語典型的漢語分別處於語言類型的兩極，必須通過漢語才能瞭解其他語言類型。在與不同類型語言比較的基礎上，對漢語進行具體語言研究，考察漢語的語法形式、漢字構造、語音等特徵。這種橫向研究與縱向研究結合的準則和方法，貫穿洪堡特漢語研究的始終。洪堡特主張對漢語進行系統研究，從整體把握漢語本質，因此對漢語語法、語義、語音、詞彙、漢字等都進行了系統考察，揭示漢語不同組成成分之間的內在聯繫。例如在 1826 年給雷慕沙的信中指出，古漢語單音節詞佔優勢，語音構造導致漢語語法結構的簡單，古文體句子大多呈現簡潔樸素的特點，「漢語的語法之所以可能，完全是靠句子的短小和簡單。」¹¹

(二) 漢語語法理論思想

1. 漢語語法結構特點

洪堡特漢語研究的重點在語法方面，將漢語語法形式與梵語和古希臘語等印歐語言對比，從而指出漢語語法最根本的特性，「漢語不是根據語法範疇確定詞與詞的聯繫，其語法並非基於詞的分類；在漢語中，思想的聯繫是以另一種方式來表達的。」¹²漢語語法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詞類和語法標記，只具備包含詞序和詞義的句法部分，句法關係依靠詞序和虛詞兩種手段來表達。

洪堡特定義了語法範疇的概念，「是指詞的語法形式，即屬於語法範圍的詞類以及其他形式」，¹³人們可以根據字形標記、詞的位置、句子的結構關係來辨識。從形態、虛詞、詞序三個方面入手，將漢語與梵語進行比較，從而說明漢語並不利用標記的語法範疇來確定詞與詞的聯繫，語法構造不同於一切已知的人類語言：漢語詞沒有黏附的標記，詞直接表達概念而不指明語法關係，「都處於純粹狀態，類似於梵語的詞根」，¹⁴詞性由詞義及詞在句中的位置決定；漢語虛詞仍保留實詞詞義且用法多變，與之聯繫的實詞詞類無法通過虛詞判斷，無法通過虛詞準確判斷實詞所屬的語法範疇；漢語詞序本身難以指明詞類，虛詞和詞序所指出的只是概念詞之間的限定關係。

隱含的語法在漢語中所佔比重較大，句子結構在概念排序的基礎上建立，語法結構要靠上下文推導來弄清，必須從詞的概念義和語境義分析得出。漢語動名詞的界限不明確，不具備語法意義上的動詞、名詞分類，只有動詞性、名詞性概念的表達。理解漢語句子需要依靠精神和思想來填補語法上的欠缺，因此領悟漢語句子時對精神思考工作的要求很大。

8 (德)威廉·馮·洪堡特著，姚小平譯，《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 51。

9 同註 4，頁 29。

10 同註 4，序言 IV。

11 同註 4，頁 121。

12 同註 4，頁 105。

13 同註 4，頁 124。

14 同註 4，頁 109。

2. 漢語語法系統與精神想像力

洪堡特漢語語法理論指出，人的想像力是「激勵語言創造活動的力量」，¹⁵ 這種想像力是特殊的，使得語法形式得以產生。洪堡特從歷史比較語言學角度出發，特別強調語言的有機性，而語法形式是語言有機性的重要表現，漢語的語法詞都是直接表達詞的概念，而不表示詞的語法形式，句子表達概念之間的關係，句子結構只是概念的排列組合。漢語缺乏語言構造的想像力，人的精神展現不充分，從而無法創造完善的語法形式，「而這種想像力對思想行為本身也產生著影響」。¹⁶ 古典語言的語法「將更多的活動餘地、更精微的感覺和更豐富的色調賦予了思想；於此同時，借助表達得更明確、更細膩的特徵，古典語言的語法得以更忠實、更準確地再現思想。」¹⁷ 漢語語法在這方面對語言資源的利用相對不充分，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精神活動和思想的自由發展。

漢語缺乏進行語法構造的想像力，卻因此獲得了「以簡單、樸素、直接的方式呈現思想」這一優點。¹⁸ 漢語直呈性的表達方式取決於漢語語法系統對精神產生作用的方式，「漢語在精神中激發和維護的是一種針對純思想的活動」。¹⁹

3. 漢語語法獨特的風格和缺陷

根據洪堡特歷史比較語言學理論，漢語以其語法的獨特性背離語言的有機性，摒棄了聯繫概念詞的一切附加色調和形式，概念之間的簡單排列組合，清晰明確地突出了概念本身，促使精神去追尋概念，再現概念之間的關係，從而產生一種「純智力的趣好」。²⁰ 而漢語的藝術性恰恰就在於概念的簡單排列，不刻意尋求語法形式的完善，這是漢語自身獨有的優點。古典漢語作品的獨特風格來源於概念與概念的直接接觸，以及概念與其

表達的嶄新關係。漢語語法系統以自身穩定有序並一以貫之的純粹性和規律性，區別於不完善的語言和古典語言，自成一派。

漢語不追求通常意義上的語法完善，這使它的語法形式獨具優點。然而在這一優點之外，漢語作為思維工具，注重於表達自身概念，從而限制了精神有機構成的反映以及影響思維的各種要素的表達，與具有完善語法形式的古典語言相比處於劣勢地位，漢語的語言和思想處於極不平衡的發展狀態。漢語語法形式的不完善要求漢語使用者進行大量主觀思考工作，這就增加了對漢語句子理解的難度，理解的準確性也大大降低。「這一優點是以犧牲其他更重要和更基本的優點為代價而形成的。」²¹

（三）漢語研究新突破與局限

洪堡特的普通語言學理論在整個人類語言學史上具舉足重輕的地位，而漢語理論是其語言理論的有機構部分。19世紀上半葉西方傳統人文科學和新興自然科學飛速發展，洪堡特突破一般語言學家印歐語言研究的狹隘視野和專注漢字研究而忽略語法的局限，以獨具慧眼的哲學思維對非印歐語系的漢語語法進行廣泛的調查分析，並虛心學習當時漢語研究發達的法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漢語語法特性進行描述並解釋成因。當時大多數西方學者一致認為，漢字相比較拼音文字來說是一種落後的文字。關於這一點，洪堡特在其1824年《論拼音文字及其與語言結構的關係》演講稿中，論述了文字和語言之間的關係，認為「只有詞才體現著思想，文字只不過體現了聲音」，²² 文字只佔了民族精神的很小一部分。洪堡特強調了拼音文字的優越性，以及其他文字的缺陷。拼音文字遵從語言本質的要求，完全服務於語音，

15 同註4，頁160。

16 同註4，頁161。

17 同註4，頁160。

18 同註4，頁161-162。

19 同註4，頁162。

20 同註4，頁160。

21 同註4，頁163。

22 姚小平，〈洪堡特論漢語和漢字〉，《外語學刊》1993.3。

而漢字等表意文字，「用外在的形象干擾和分散了精神，使語言的主觀性本質受損」。²³ 漢字的外在感性破壞了語言的內在需求，對語音的疏忽抹殺了詞的個性。漢字適應了漢語的語言結構特點和民族內在的精神因素，身為孤立符號的漢字，恰到好處地表現和適應了孤立的漢語詞和概念，同時影響了民族精神和語言。關於漢語和漢字的理論，是洪堡特漢語研究的重大突破。

雖然難免以印歐語言為尊，對漢語的評價有失偏頗，比如認為與西方語言相比漢語是較低級的語言（歐洲語言中心論）、漢字落後於拼音文字，但洪堡特依然肯定了漢語的語法價值，認為漢語具備自身獨特的語法，「研究漢語對於探索人類語言的差異、揭示人類精神的作用有特殊的意義」。²⁴ 這種認識是 19 世紀德國漢語研究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成果。洪堡特關於漢語語法的探究，遠比同時期西方語言學者更為科學系統，也比同時代中國學者要高瞻遠矚的多。當時的中國傳統小學研究對語法並沒有一個清晰系統的認知，直到 19 世紀末《馬氏文通》發表才標誌中國有了系統的語法學。洪堡特漢語語法結構分析理論在 19 世紀德國乃至西方漢語研究領域中具有里程碑性質，是德國漢語研究主流思想的代表，開創了德國漢語研究的新風氣。

三、洪堡特漢語語法理論對 19 世紀德國漢學研究的現實意義

19 世紀德國漢學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對漢語的研究不像儒家經典、文學、哲學那樣為漢學家們重視，漢學研究只是注重漢語的實用性，並不對漢語進行系統的學術研究。洪堡特反對當時的漢語語法「只是出於教授漢語的需要」，²⁵ 主張從漢語語法的基本性質入手，從真正意義上分析漢語語法，系統科學地進行漢語研究。早在 18 世紀，洪堡特《論思維和說話》（1795）

就體現了他對如何研究語言進行了思考，晚年著作《論爪哇島上的卡維語》導論中，也從類型學角度對漢語特點進行了分析。洪堡特的漢語研究觀和漢語研究實踐，奠定了 19 世紀德國漢語研究的基礎，尤其是注重對漢語進行學術研究的態度，直接啟迪了 19 世紀後半期乃至 20 世紀德國漢學家們進行漢語研究。漢學家甲柏連孜曾引用過洪堡特漢語語法理論，對古代漢語語法進行了分析，《漢文經緯》是其漢語語法研究成果。孔拉迪（Conrad August）《印度支那語使役動詞和派生動詞的構成》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洪堡特的語言研究觀。1909 年漢堡殖民學院（漢堡大學前身）誕生了德國第一個漢學學科，其第一任漢學教授福蘭格（Otto Franke）曾發表看法，認為當時歐洲「對漢語只有很少的研究甚或毫無作為」，²⁶ 提倡對漢語進行研究。1912 年柏林大學建立漢學學科，與 1887 年成立的東方語言學院相比，更注重對漢語的科研工作。

德國漢學起步之時，缺乏對漢語的學術研究，而只注重漢語的教授工作，漢語的實用性目的很強。只有從宏觀把握了一種語言的內部規律，才能在實踐中更好的對其加以運用。作為漢學研究前提的漢語，其學術研究理應得到重視。語言與文學、哲學、社會、藝術、宗教、法律等在漢學研究領域中是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漢學研究是一種跨學科的綜合性學術研究。洪堡特與其他語言學家或者哲學家相比，尤其注重對語言的本質進行反思，用哲學思辨方法對漢語進行調查分析，無論語言觀還是語言研究實踐，都為德國漢學領域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基礎的語言支援和文獻支援，甚至是學術支援（例如哲學家黑格爾就借鑒過其漢語語法理論），對整個漢學研究起到了宏觀統籌作用。洪堡特的漢語語法理論是 19 世紀德國漢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影響深遠。

23 班立華，〈威廉·馮·洪堡的語言思想與中文研究〉，《世界漢學》3（2005.1）。

24 同上註。

25 同註 4，頁 145。

26 （德）馬漢茂等主編，《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頁 346。